

2023年2月11日，春寒依旧料峭，冷风裹挟着未散的年味，悄悄带走了我们最敬爱的父亲徐枫。那一刻，世间仿佛静止，唯有窗外的寒风呜咽，像是在诉说着对一位老者的不舍，送别徐州新闻摄影界一位拓荒者的离去。

“燕子来时新社，梨花落后清明”。父亲离开三年了，如今回想起那些与他相伴的岁月、他用镜头定格时光、他藏在光影里的坚守与热爱，父亲的点点滴滴，泪湿眼眶，寸断肝肠。



作者徐伟（左）与父亲徐枫（右）。

## 一身中山装，父亲穿了十多年

1932年，我的父亲徐枫生于徐州市区的鼓楼街（现彭城路北段）。

父亲祖上习文经商，良好的教育给了父亲开朗的性格和多才多艺的品性。初中时，他曾指挥过全校大合唱，参演过话剧《红旗歌》，在学生会担任文娱委员，经常在新创刊的《新徐日报》发表反映校园生活的稿件。

1951年初，因家中生活负担过重，父亲从三中高中辍学，经恩师著名版画家、美术教育家王寄舟先生推荐，成为徐州《工商日报》见习记者。当时，父亲只有19岁，月薪20元，已然成为家中的顶梁柱。1956年，父亲年调入《徐州工人报》（1957年更名《徐州日报》），做过政法记者、财经记者、驻矿记者，在做文字记者的同时，他拿起相机，为自己的稿件配发新闻照片，成为新闻业务的多面手。1960年，根据报社工作需要，父亲担任专职摄影记者，成为《徐州日报》第一代专职摄影记者。父亲常对我们说，相机是他的第二双眼睛，是他传递真情、记录时代的武器，他要用镜头留住徐州的变迁，留住普通人的烟火，留住那些不该被遗忘的瞬间。

退休后，父亲在接受采访时曾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家人口负担重，住房拥挤，家里只能放下床而没有桌子，一身‘外交礼服’蓝卡基布中山装穿了洗、洗了穿，一穿十多年。”

我记得，儿时家中昏黄的灯光下，您常常坐在饭桌前，小心翼翼地擦拭相机，反复翻看那些定格画面，时而眉头微蹙，时而嘴角上扬。那时的我们不懂，为何一张小小的照片，能让父亲倾注如此多的心血；为何父亲常常早出晚归，顶风冒雨，只为捕捉一个完美的镜头。长大后我才明白，那些镜头里，藏着父亲对新闻事业的敬畏，藏着对家乡土地的深情。



1969年，徐枫航拍的徐州城市（局部）。



作为一名摄影记者，徐枫的足迹遍布工厂、田野、礼堂，用镜头记录徐州城市发展。

# 枫影留痕 父爱长存

## ——怀念我的父亲、新闻摄影家徐枫

获得全国新闻摄影展金奖

父亲的一生，是用镜头记录徐州的一生。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百废待兴，到改革开放后的蓬勃发展；从云龙湖畔的草木新生，到陇海沿线的市井烟火；从田间地头的欢声笑语，到工厂车间的机器轰鸣，父亲用一张张照片，为徐州留下了珍贵的史料印记。担任摄影记者的30多年里，他下过徐州所有的矿井，跑遍大小工厂，与工人交朋友，与农民分享收获。

1961年第四期《中国摄影》以整版篇幅刊发了父亲的作品《矿井里革新小组》，填补了当时江苏摄影界的空白。1982年，父亲在吴庄大队蹲点半年，用相机记录一个曾因贫困出名的村成为徐州第一个电视村的历史转变，那张一位老农乐呵呵手捧电视机的新闻图片《欢笑的农村》，夺得全国新闻摄影展金奖。新华社打破常规向全国发布该照片通稿，被30多家省级以上报刊选用。那一刻，父亲没有张扬，只是默默抚摸着那张照片，眼里满是欣慰——他用镜头，

让全国看到了当时徐州农村的澎湃活力。

我的父亲不仅是一位优秀的摄影记者，也是徐州摄影事业的开拓者与奠基人。1957年下半年，徐州市文联筹备组成立，他是摄影小组（摄影家协会前身）负责人；1960年，他组织举办徐州市第一届摄影艺术展，让摄影艺术走进大众视野；1962年，他联络组织“江苏省第一届人像摄影展”来徐展出，搭建起徐州与外界摄影交流的桥梁；1987年，他首倡并联络陇海路沿线十一个地市，举办“横贯中国摄影艺术展”……他一生编撰出版专著19部（套），全国发行79万余册；主编丛书26部，撰写多部回忆文集，晚年出版随笔集《鸿爪留痕》，用文字与影像，留存下一段段珍贵的时代记忆。

父亲曾说：“回望变迁，我用图片和文字记录下个人的鸿爪，留下一点痕迹，不枉此生。”父亲留下的，已不止是个人的痕迹，更是一座城的影像记忆。



1982年，徐枫拍摄的新闻图片《欢笑的农村》获得全国新闻摄影展金奖。

## “父子新闻兵”同台竞技

父亲很少对我们说温柔的话，却用行动诠释着父爱的深沉，他经常教育我们，做人要踏实正直，做事要认真执着，像每一次拍摄，不敷衍、不浮躁。

受父亲影响，我很早就接触到摄影。1980年1月，我从部队退役后分配到徐州日报社工作。同年12月，调入徐州电视台（泉山转播台），不久后成为徐州第一代电视记者。我经常仔细揣摩父亲的作品，研究构图的角度、立意。父亲说，要用图片和文字为时代留痕，把摄影作为人生目标去奋斗、去追求，立志成为一名“人民摄影师”“历史记录者”。我有这样的志向，是对父亲“摄影为人民”价值观的传承。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父子新闻兵”是我的自豪。那时，父亲是《徐州日报》资深摄影记者，我是徐州电视台电视记者，我们父子多次一同采访拍摄重大新闻报道。前段时间，有知己好友总结出“父子新闻兵”10项“相同”：同为新闻“第一代”（父亲是徐

州第一代摄影记者，我是第一代电视记者）、重大采访同行、共用影像记录徐州历史、同时入选中国首部《中国摄影家大辞典》、同获“从事新闻工作三十年”荣誉证书、同在徐州展览馆举办过个人摄影作品展、同在一个摄影家协会（原淮海经济区摄影家协会）、同为资深记者（父亲在国家、省级报刊发表作品几千件，我向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晚间新闻》等平台选送新闻报道数千条）、同在四川科技出版社出版专著、共同见证摄影技术发展。

父亲总说“枫叶历经春的萌发、夏的风雨，到寒秋时如旗如火”，而他就像一片坚韧的枫叶，用一生的坚守，照亮了徐州新闻摄影的道路，也温暖了儿女们的一生。2023年春天，父亲永远离开了我们，离开了挚爱的摄影事业，离开了这片深情记录的土地。沿着父亲的足迹前进，是我一生的荣耀。枫影留痕，岁月流芳；父爱长存，永不相忘。

徐伟 文/供图